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王仲陪乡长吸着大烟,过足烟瘾后,拿起另一个保长放在桌上的手枪摆弄,随后挥手一枪将乡长打死,王仲的卫兵也结果了乡长的卫兵,与此同时,房上的机枪一齐开火,将乡长的人马全部消灭了。

王仲战绩卓著。最著名的是彭村战役。1944年6月23日拂晓,日伪军500多人从东、南、北三面(村西是深沟)扫荡彭村,村内有步枪100多支,轻机枪2挺,掷弹筒1具,王仲带领民兵进行防御。日军4挺机枪架在村东土冢

39 王仲惨死

上向寨里扫射,民兵用掷弹筒消灭其中一个机枪手,周围村庄的民兵闻讯赶来助战,结果是敌人遭内外夹攻,死伤百余人。

王仲更是宁死不屈。1945年1月9日夜,梅协司令部电话骤响:“报告司令官,刚得到情报,王仲的抗日支队主力今天拉到嵩山配合皮定均作战,在游击队驻地彭村,只有王仲少量武装。”这是木村的报告。

梅协听了很兴奋:“命令:你迅速带领县城皇军两个中队向河南(洛河以南,也称洛南)进发!沿途通知各据点皇军、皇协军一并进发!务必突袭成功,拿下彭村,活捉王仲!”

电话另一边的木村极度亢奋:“哈依!”这时的木村已经变态,光想着杀人,杀人时他就有种报复的快感。他恨死海严了,是海严让他活得不像个男人。他也恨梅协,不是梅协派他去汤陵找什么神物,自己也不会碰上海严!听见枪声,看到战火,木村就想杀人。

木村放下电话,兴冲冲地集合队伍,乘汽车浩浩荡荡地向南进发。至1月10日凌晨,包围彭村的日伪军已集结了500多人。

木村的情报确实准确,这时候王仲的手下只有20多个民兵。彭村寨墙被炸开后,敌人蜂拥而入,王仲与民兵只好躲到寨内地洞里,其中有王仲的两个

儿子:一个12岁,一个8岁。

地洞很隐蔽,但是没有出口。很快地洞就被敌人搜到了,敌人将洞口围住。木村决心活捉王仲,日军、皇协军在洞外不断喊叫:“王仲出来投降吧!”“皇军不杀王仲!”“贾勋等着接见你呢!”“贾勋要请你吸大烟呢!”在敌人的胁迫下,村民也在喊。然而,洞里始终没有任何回音。

于是,木村把王仲的哥哥和侄子抓来,逼他们下洞劝降,但是二人下洞后与王仲坚定地站在了一起。

形势危在旦夕,王仲他们已无路可逃。王仲拉着两个儿子,对大伙说:“你们谁愿意出去就出去吧,我王仲誓死不投降!”

大伙说:“咱们死也要死得有骨气!我们都不出去!”

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,木村失去耐心了,看劝降不成,就下令放火烧了王仲的房子,并向洞内扔手榴弹,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,并将洞口封死。

洞内空气越来越少,先是两个孩子窒息而死。王仲悲愤至极,拔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。

敌人撤走后,乡亲们将洞口扒开,里面惨不忍睹:除一人幸存外,其余人员全部死亡。

转眼到了腊月十八,是杨春娶媳妇的大喜日子。

无论哪朝哪代,无论哪个国家,对一个家庭和家族而言,子女婚嫁都是最隆重的事,因为这关系到子女及其后代的一生,关系到父母亲的地位、荣誉和尊严。更何况,杨春是贾司令的副官,是整个邙山上享有盛名的飞毛腿大侠,而且他娶了赵沟村有名的漂亮妞,婚礼肯定是要讲排场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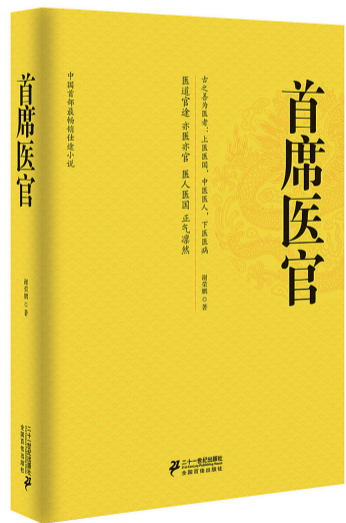
赵玲的嫁妆头一天就被婆家抬了过来。嫁妆十分丰厚:红木箱子、红木床、红木化妆台、红木桌椅,这些都是海严精心为妹子打造的。另外,赵家还陪送了八床新棉被,都是绸子面和缎面的。

迎娶仪式非常隆重。

早晨天刚亮,杨春在本家一对俊秀夫妇名为“娶客”的引导下,带上八面龙凤旗,一班响器,两匹大马,一乘花轿,数辆马车,还有四根大铤,沿着六龙岭,朝赵沟走去。杨春骑着他的大红马,梳着分头,身穿中山式棉制服,胸前披挂一朵大红花。

在一行人中,抬轿子的统一戴着瓜皮帽,帽子上都有一颗红珍珠,一律穿着马裤;肩扛铤子、手拿鞭炮的,一律戴礼帽,着长衫。在去赵沟的路上,迎娶队伍逢石碑、庙、大树,必须要在上面贴“花红盖之”的红字条——这是迎娶新娘的风俗。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冯玉琴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,她对邵海波还是有点儿印象的,就是那位和曾毅一起帮自己推拿缓解痛苦的医生,看样子和曾毅关系不错。她点了点头,然后轻轻一挥手。

唐浩然知道这是同意了,然后轻轻退出书房,下楼接人去了。

“给冯厅长复诊?”邵海波得到消息,就从椅子上一下跳了起来,“你说唐秘书点名让我去?”

曾毅点头:“你赶紧准备一下吧,唐秘书马上就到,晚上可能冯厅长还要留

34 宠辱不惊

咱们吃饭。”

“我这就去准备!”邵海波有些激动,便朝办公室快步走去,走到门口,他突然又猛地转过身来,“你说冯厅长要请吃饭?”

“可能,只是可能!”曾毅说。

“那我是得……是得好好准备准备。”邵海波一转身,撞在了门上,出门后他在外面大喊,“小王,快给我准备一个出诊用的工具箱,血压计、温度计,全都给装上,要用最好的。”

曾毅笑着摇头,没想到平时一向淡定的师哥,今天竟是如此激动。

半个小时后,唐浩然来到省医院,曾毅和邵海波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邵海波的两只手各提了一个大箱子,曾毅要帮着提,他死活都不肯,说是怕曾毅毛躁,摔坏了里面的设备,会误了给冯厅长复诊的大事。

司机跑下来帮邵海波放东西,唐浩然则和曾毅站近了说话:“曾老弟,说实话,我这个当老哥的现在都有点嫉妒你了。我跟了方书记这么多年,可从没见过冯厅长主动请谁吃过饭。”

曾毅摆了摆手,说:“别人不清楚,唐老哥你还不清楚吗?咱们这些为领导服务的,看起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,实际上却是如履薄冰。你想想,要是前几天我把冯厅长的病治坏了,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?”

这一句话说到了唐浩然的心里。

他这个省委书记的大秘书,走到哪里都是风光无限,可暗地里他下了多少功夫没人看见。远的不说,就说前两天曾毅报到的事,就差点儿让他翻了船。

“曾老弟是个聪明人啊。”唐浩然叹道。

“你我之间,还用互相吹捧吗?”曾毅笑了笑,“快走吧,免得冯厅长等着急了。”

“是,正事要紧!”唐浩然拍了拍曾毅的肩膀。今天只是寥寥几句话,却让他对曾毅又高了几分,如果说上次在派出所里曾毅是处变不惊,那这次就是遇宠不骄了,自己在官场里历练多年,也未必能有这种心态。

邵海波在一旁也是暗暗吃惊,这才几天的时间,师弟竟然和省委书记的秘书称兄道弟了。看来自己以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,曾毅将来的成就必定远在自己之上。

省委大院位于荣城的中心——解放大道,这里不仅地理位置上是中心,而且是整个南江政治和权力的中心。

车子驶入解放大道后,立刻就能感觉到庄严肃穆的气氛,路上所有车子都自觉地放慢了速度,不敢鸣笛,不敢变道,静静地向前穿行。

马路的两边是两排整齐的白玉兰树,挺拔苍翠,姿态不凡。两人一组的民警,就在绿荫道上巡逻。路上还停着多辆警车,有警察坐在里面,他们手里

拿着对讲机,目光警惕地盯着过往的车子和行人。

在一道站有四名持枪武警的大门前,车子稳稳地停了下来。一名腰间别着手枪的武警少尉快步上前,看了眼车牌,发现是省委机关的车,但还是盯着贴在车子挡风玻璃上的特别通行证仔细查看。

“啪!”少尉来到驾驶位一侧,行了一个很标准的军礼。

司机常来常往当然知道规矩,很配合地放下车窗玻璃,让少尉可以清楚地看到车里的情况。

在确认没有异常情况,少尉才抬手示意通行,大门的栏杆随即抬起,小车驶入院内。

看到邵海波有些紧张,唐浩然说:“这是例行检查,谁来都是这个样子。”

车子穿行的时候,刚好碰到一队刚交完岗的武警士兵,整齐地排成一列,朝着大院侧面雄壮威武地走了过去。

在大院里拐了几个弯,车子来到一座古朴庄严的小楼前面,这便是南江省委的一号楼,方南国就住在这里。

曾毅还是很泰然自若,下车后只抬头看了一眼小楼,便站在那里不言不语,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。

邵海波则明显有些拘谨,下车的时候,差点儿摔倒在地。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